

東華錄

雍正

第 十 四 冊

雍正三年乙巳春正月甲辰調圖理琛為陝西布政使以朱絳為廣東布政使宋瑋為廣東按察使
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為井田命八旗無產之人受耕○戊申實授楊文乾河南布政使○丙辰以甘肅河南布政使○丙辰以甘肅
赴西安將軍任○己未諭福建巡撫黃國材古帝王以豐年為祥瑞而不以景星慶雲靈芝甘露為祥以景星慶雲靈芝甘露為祥
為寶矧書艾舊臣閱歷既多其嘉猷善政有益於天下國家非實而何故朕於老臣尤加珍惜爾等各朕朕於老臣尤加珍惜爾等
協理台吉圖巴為輔國公○辛酉諭大學士等蔡瑑身為巡撫縱情任性將所屬知府蔣興仁威偏自將所屬知府蔣興仁威偏
降旨詰問蔡瑑屢次蒙混陳奏罪實難追因交與塞爾圖將此案情節一一查出本到內閣應票擬嚴一一查出本到內閣應票擬
開礦案內革職此本票擬該部知道庇護蔡瑑之意顯然及刑部議罪擬以枷責具奏蔡瑑曾為大吏以以枷責具奏蔡瑑曾為大
國體此不過巧為開釋之意國法所在恩威當自朕出臣下以意為輕重徇情市德可乎後經刑部將徇情市德可乎後經刑部
京請旨監禁朕思蔡瑑所犯係年羹堯參奏今若將蔡瑑置之於法入必以朕為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瑑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
得而操之有此理乎即如岳周之罪本應即行正法因係年羹堯所參故改為監候再四川巡撫王景灝乃年羹堯所薦王景灝在
軍前辦事出力及來京陛見朕觀其才幹可用故簡任巡撫以觀其後效朕之存心大公至正是非功罪惟求其當且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甯可使人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用王景灝不可使人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瑑著將蔡瑑從寬免罪並將始末論眾
知之○命西北邊關城門遇請交進貢之蒙古禁止收稅○壬戌諭大學士等前因蔡瑑有病復有蔣興仁一事將伊革職今召令
入見並無疾病伊學問尚優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議奏張家口外入官地畝請照邊地例定為三等起科每犁一具
徵銀四兩二錢上諭民人交納雜糧不得催科太迫如不能足四兩二錢之數著再量減二錢○裁山東濟南衛守備千總各一
營河千總二○癸亥諭吏部覽年羹堯將驛傳道金南瑛等參奏金南瑛會經大學士朱軾保題在會考府行走怡親王亦曾奏薦
朕是以揀選任用年羹堯速行題參必有錯謬金南瑛仍著留任去歲年羹堯來京陛見時朕將文武官員揀選多人命其帶往止
令學習事務並非悉令補用也且伊等歷俸甚淺亦未至於即用今年羹堯將金南瑛等參奏特欲出缺用朕所命往之人此顯乎
不可著降旨年羹堯此次命往之人如有缺出不得即行題補雖委署印務亦著請旨再行又本內所參官員俱係胡期恆詳揭胡
期恆朕未識面此所參官員朕亦未知其人除金南瑛外其餘官員著胡期恆帶領來京具奏伊等員缺暫且不必補人甘肅巡撫
印務著甘肅布政使彭振翼署理○甲子諾岷以病乞假命解任來京調治以伊部立署山西巡撫○吏部奏請差湖南
山東學政得旨從前學政主考皆就其為人謹慎者派往並未考試文藝其中竟有不能衡文者或因中式之後荒疏年久故耳著
將應差之翰林並進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員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差委○乙丑諭大學士等凡大小臣工面奉諭旨皆國家政

務不當輕洩於外皆 聖祖仁皇帝時有兩人同見而將旨意漏洩者則彼此互相推諉有一人獨見旨意漏洩者則謂近侍內監

竊聞朕悉知其弊是以召見臣工常令一人獨進不許三尺之童在側伊等出外恐因漏洩獲罪過親友詢問不能謝卻則託他詞

以告之其實非朕諭也周易曰臣不密則失身若將密旨宣露於外則其爲人已不明於君臣大義並利害不知所言尚可聽乎况

其又不確實無益有害嗣後切勿輕問輕信自干罪戾著將此頒行中外○貴州巡撫毛文銓摺奏安順府神苗焚劫不法請親往

查明得旨凡事貴協於中不宜偏執遇有事時惟圖安靜則誤於因循無事時銳意振作則失之孟浪若貪功而妄逞兵威斷然不

可苗獮雖愚亦人類也豈無良心既示之以威即宜繼之以德總要武弁整飭營伍有司清白吏治數年後再無不感化之理也○

丙寅以蔣洞爲山西按察使由陝西補○追賜原任福建巡撫許嗣興祭葬從其子宣化總兵官許國柱請也○丁卯浙閩總督滿

保奏臺灣陳阿難益難等六社生番歸化每歲照例以鹿皮代稅下部知之○戊辰欽天監奏本年二月初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

星連珠請敕付史館得旨朕惟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歷元可坐算而得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

五星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史書皆紀以爲祥蓋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昇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以

爲德化所致朕方臨御二載有何功德遠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際天蟠地爲千古不世出之君爲 上

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麻縣數縣長錫祚垂光至於今日觀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率由舊章惟以 皇考

之心爲心以 皇考之政爲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

嘉會不但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之所奏著付史

館並頒示中外○諭大學士等貝子允禩外飾醇良內藏奸狡並不約束屬下人等縱恣騷擾民間朕會令楚宗來京今不必來京

著往允禩處約束其屬下人等如有擾亂等事即行攔阻允禩如不聽從即行參奏楚宗若不嚴行約束事覺一併治罪○諭九卿

詹事科道等雲貴總督高其倬條奏黔省事宜本內捆掠販賣一款與毛文銓密摺所奏川販之事詞語竟不相同是高其倬欲將

川販字樣隱避但以境連川楚一句含糊帶過此特畏懼年羹堯之所致也朕君臨天下每事出於大公至正豈有重視川陝而輕

視雲貴厚待年羹堯而薄待高其倬之理督撫須深知朕心庶無瞻顧將此川販捆掠一事交與年羹堯王覺源嚴行禁止務除從

前積弊毋害黔省民苗儻不實力奉行定將伊等一併嚴加議處

二月己巳朔王大臣等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請升殿慶賀 上不允○定布隆吉爾爲安西鎮設總兵一標下五營遊擊五守備

五千總十把總二十兵五千名○庚午王大臣等再奏請升殿受賀得旨朕生平存心真誠內外如一昨頒諭旨已悉朕意今諸王

大臣等再申懇請是以有意謙讓視朕矣 上天既賜嘉祥朕與內外臣工惟有益加敬謹以仰答 上天昭示之恩承 皇考貽

謀之遠所奏升殿慶賀不必行○辛未停止竊賊逃人等割脚筋例○丙子諭內閣各省督撫提鎮滿朕摺批密諭有同在一省而

謀之遠所奏升殿慶賀不必行○辛未停止竊賊逃人等割脚筋例○丙子諭內閣各省督撫提鎮滿朕摺批密諭有同在一省而

謀之遠所奏升殿慶賀不必行○辛未停止竊賊逃人等割脚筋例○丙子諭內閣各省督撫提鎮滿朕摺批密諭有同在一省而

彼此互相傳看者有隔越鄰省而彼此互相通知者亦有經過其地而私相探問者周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歷來會議軍務皆極慎密以防漏洩凡文武大吏之密奏及朕所降密旨俱係國家緊要事件豈不更重於軍務而可輕洩以貽害乎嗣後若有此等一經發覺該部概照洩漏軍機律治罪○丁丑刑部等衙門議奏廣西生員陳爲翰打死何壯深一案巡撫李紱仍照例殺殺人律擬絞監候具題應改爲斬監候得旨讞獄之道貴於虛公詳慎務得其平不可稍存一毫意見以致畸輕畸重朕駁審陳爲翰一案該撫審出實情仍照前擬具題而該部又欲駁重朕籌之再四若依部駁恐將來督撫等俱有意迎合而事情委曲有所未盡若仍照該撫所擬又恐將來督撫等堅執前見不肯改易臆臆結案二者皆於法不得其平朕慎重獄期於盡善無弊此案著九卿等會同詳議悉心斟酌以歸至當夫棍徒恃勢欺壓平民固屬不法至於閉戶讀書之人設或遭土棍欺陵又豈法所能容書曰惟明克允益用法惟明允乃得其平也尋議陳爲翰應仍照圖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從之○庚辰 上以 聖祖仁皇帝三年服闋親詣 太廟行禘祭禮○諭直省督撫等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誠以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則也故魯論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朕以藐躬繼承大統永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顧復洪慈恩德罔極中心哀痛什伯恆情以日易月實所不忍特以 天

地 宗廟大祀朝會重典不容久曠時亦勉從諸王大臣之請遵禮舉行惟於宮庭內素服齋居默盡此心每無時觸景輒增悽愴優見懷聞之際哀發於中潸然出涕古人云禮之至者無文哀之至者無節實非有所做而行亦非欲以立法定制垂舉於天下後世也終身孺慕甯有已時今諸臣據二十七月即吉之文合辭公請給祭釋服朕以禮制情勉允所請於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給祭 太廟釋服即吉伏念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普徧寰區 賓天之日凡京畿直省海嶺山陬士農工賈白叟黃童莫不呼號哀泣孺慕之誠三載以來有如一如今舉行吉禮應敷告天下朕嗣位以來惟日兢兢嚴恭寅畏不敢怠息庶幾克荷 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羣黎百姓受 皇考聖祖仁皇帝教育深恩當勉勵忠誠勤守職業言慈言孝克友克恭農夫盡力於南畝工商致精於器用毋向奢侈毋事浮僞共期歸真還樸比戶可封以無負 皇考六十餘年培養漸摩之至德於朕奉先思孝之心實有賴焉爾該地方官徧行曉諭俾薄海黎民咸悉朕意○壬午諭諸王大學士九卿等壬寅之冬朕繼承大統幾務殷繁恐哀戚之中思慮不到或有差誤是以特令廉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馬齊舅舅隆科多四人總理事務迄今三年服制已滿合奏懇辭具見忱惻惟照伊等所請各歸職守辦事此三年來疊遭 皇考 皇妣大事怡親王悉心辦理諸事妥協所委大小事務絲毫不苟小心謹慎竭力忠誠實屬可嘉著從優議敘隆科多馬齊亦著議敘廉親王自委任以來諸事推諉無一實心出力之處無一有裨政治之言且懷挾私心遇事簸弄希冀搖動眾志攪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卽如管理工部之事值 皇考梓宮奉移 山陵需用夫役向例皆用二萬餘名伊密奏費用錢糧太多今減省一半便可足用朕不知舊例准行若非大學士奏阻撓爲其所誤又命管理理藩院事謂外藩到京糜費口糧將科爾沁台吉等於邊口攔阻逐回令不得拜謁 皇考梓宮蒙古等涕泣

而歸怨聲載道若非拉錫奏聞隨即開示蒙古等幾致寒心又如管理上駟院事奏稱馬圈畜馬太多請行裁減大半以省錢糧其意非欲以彰揚 皇考糜費之名卽欲使馬匹不足將來設有緩急無所取資也至如以破紙書寫奏章祭所更衣幄次油氣薰蒸刻不可近又用破損桌案安奉祝版種種不敬之事舉國所知其他顛倒是非草率怠忽悖慢無禮之處不可枚舉朕皆容忍寬免允禩非才力不及智慮不到之人而存心行事若此誠不知其何意且朕之於允禩崇重信任伊不當如此待朕也其應否議敘之處著秉公會議具奏尋議廉親王允禩挾私懷詐阻撓政事 山陵典禮至重竟將定例夫役誑奏裁減外藩叩謁甚眾竟於邊口攔阻幾失蒙古等心他如請減院馬破損奏章供奉 祝版不虔豫備油幄草率盛京 陵寢需用紅土違例發價就被採買不忠不敬應行議處之案實難枚舉允禩有罪無功不應議敘從之○裁浙江杭州溫州衛所千總九○癸未諸王大臣等奏服制已滿恭請 皇上於乾清宮聽政一應齋戒之處俱照吉禮舉行再圓明園水土清潔允宜隨時駐蹕得旨國家大禮 皇考 皇妣雖有輕重之別而朕之私衷則 皇考 皇妣不容分視外廷吉禮已合照國家典制舉行若朕於宮中務期獨盡人子之禮據奏駐蹕圓明園不但朕心實爲不忍 皇考 皇妣之事朕何可有所分別况今之二十七月並非勉強從事沽取孝名以爲觀美止求朕心之安耳禮盡則朕心自安朕意已定諸王大臣毋得再奏○甲申奉移 孝莊文皇后梓宮安奉 昭西陵享殿○諭靖遠將軍富爾安軍興以來已經數載爾在軍前效力小心謹慎提督路振聲係初次派往之人在邊地效力已久見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事未完又不便撤兵若以兵丁久戍之故卽令更換轉令伊等軍前數年勞績有初鮮終矣但爾等在外年久甚廩朕懷今特賞給金二十萬兩內給將軍二萬兩提督五千兩其餘按弁兵效力年分以爲賞賜之等次綠旗兵丁向係輪班行走伊等作何賞賜之處爾會同路振聲商酌所賞銀兩著行文年羹堯動西安庫帑派賢能官員解送賞給○乙酉諭各省督撫提鎮等凡司道知府副將參遊等官出京之時奏請訓旨朕或言及地方之事間有與督撫提鎮諭旨中批示所不能盡者向伊等諭及今各省督撫提鎮往往有奏稱某屬官口傳上諭臣卽遵奉施行等語如此則大非朕意矣督撫提鎮等聞屬官口傳旨意必當再行奏聞俟批准之後方可奉行若地方有應行事宜朕自諭部傳旨或摺批密諭豈有命微員隨便口傳之理况伊等奉朕面諭時亦有不能明晰領會傳宣錯誤而督撫提鎮覆奏時竟與原旨不符者甚多此等皆大有關繫且伊等至彼處傳旨時止應在衙署內密向本人傳宣若於大廷廣眾以屬員而傳旨與上司亦屬非體皆非朕本意也○丙戌裁江南清江浦理事同知一○丁亥 上親耕藉田○己丑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據岳鍾琪奏稱青海郡王額爾得尼厄爾克托克托奈所屬部落窮困流離資生窘乏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所屬部落雖稍能存活亦屬貧窶爾身爲撫遠大將軍凡西陲軍務調撥糧餉綏輯遠人皆爾之責理應酌量事勢緩急人口多寡盡心籌畫辦理乃僅發銀一萬兩賑濟此諸部落流離失所之眾豈萬金所能徧給是知爾於諸務皆未實盡其心矣托奈等造叛賊搶奪投命來歸全賴安插得所俾其衣食有資今爾既不能籌畫於未然又不克拯濟其見在如諸部落內或有一

二人窘急萬難自存潛逃遠匿竄入策安阿拉布坦之地者朕必重治爾罪○辛卯子故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張鵬翻祭葬加祭一次贈少保諡文端禮部尚書張伯行祭葬加祭一次贈太子太保諡清恪○壬辰諭河南巡撫田文鏡據奏欲以存司耗羨彌補州縣無著虧空既以填實倉庫又省案牘之繁固屬美舉果如此行本內或作承追督催各官代爲完結仍將該犯照例處分則可若直將通省公用耗銀明爲貪劣參員抵補虧項是止以錢糧爲重而國家懲貪彈惡之法轉輕矣如何其可無論謹飭廉員聞之心不甘服甯不大啓一切貪員希冀之念乎斯乃紉始之舉當審酌而行○金世揚緣事革職以郝林爲工部左侍郎

原任工部左侍郎

○癸巳頒示工部製造盔甲式樣每旗各一副又令工部收貯二副永爲定式○裁安徽鳳陽右衛歸併中衛管理○甲

午江西巡撫裴率度奏查廣信府之封禁山相傳產銅舊名銅塘山明代卽經封禁其中樹石充塞荒榛極目並無沃土可以資生亦無頑民盤踞在內此山開則擾累封則安甯歷有成案康熙五十九年鉛山匪類擄獲之後此山搜查二十餘日並無藏匿據實奏聞得旨當開不得因循當禁則不宜依違但不存貪功圖利之念實心爲地方興利除弊何事不可爲也在秉公相度時宜而酌定之○乙未鄂倫岱有罪削爵發往奉天居住以其弟領侍衛內大臣夸岱襲襲一等公○丙申戶部議准雲南巡撫楊名時奏一滇省丁銀有民丁軍丁之分民丁請照直隸例攤入田糧完納至軍丁之額自二錢八分起有重至六錢二分者難與輕額民丁一槩均攤應俟查出吳逆平後隱匿田土量加增攤一民間田產先由吳逆賊重差禁滅價絕賣今承墾熟之後指定原價告找告贖爭控不休應通飭永禁一雲南府屬舊有三泊縣在萬山之中先併入昆陽州遠至二百餘里請改歸相近十餘里之安甯州勢方聯屬可以便民一糧儲道爲通省道員之首請改爲守道永昌道轄迤西數郡有稽察地方之責請改爲巡道從之○添設河南開封府南北兩岸管河同知各一懷慶府管河同知一○丁酉上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入諭曰朕因貝子允禩行事悖謬在西甯地方縱容家下人生事妄爲特發諭旨著都統楚宗往彼約束今據楚宗摺奏臣至西大通允禩並不出迎請安良久始令臣進見允禩氣繁強盛形色如前並無憂懼之容臣令出院跪聆諭旨允禩並未叩頭卽起立向臣云諭旨皆是我有何說我已欲出家離世有何亂行之處其屬下人等亦毫無畏敬之色等語朕遣楚宗到彼傳旨約束其屬下之人原恐其生事騷擾且冀其改悔前愆遵守法度曲爲保全乃允禩肆行傲慢全無人臣事君之禮且稱出家離世等語其意以爲出家則無兄弟之誼離世則無君臣之分也荒誕不經如此朕兄弟中如允禔允禔允禔允禔允禔等在皇考時結黨妄行以致皇考聖心憂憤日夜不甯皇考賓天時允禔從西甯來京並不奏請太后安亦不請朕安反先行文禮部問其到京如何行禮儀注及在壽皇殿叩謁梓宮後見朕遠跪不前毫無哀戚親近之意朕向前就之仍不爲動彼時拉錫在旁掖之使前伊出遽將拉錫罵罵復忿然至朕前云我本恭敬盡禮拉錫將我扯拽我是皇上親弟拉錫乃擄獲下賤若我有不是處求皇上將我處分若我無不是處求皇上卽將拉錫正法以正國體等語朕亦不意其咆哮無禮至此也及梓宮奉移山陵時朕因允禔倨傲不恭且與拉錫佛倫爭鬧降旨訓誡而

允禩忽從帳房中出勸令允禩跪而允禩卽跪是事事聽從允禩之言爲其指使此其明驗也又允禩妻病故朕厚加恩卹乃伊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之處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語朕思允禩恭代朕躬奉祀景陵任至重也又以貝子加封王爵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語乎又允禩身爲大將軍不應支用之錢糧濫支數萬以市恩邀譽而不知有違定制例應賠補此皆國帑所關何得任意侵取乎至若允禩奉旨送澤上尊丹巴胡土克圖至張家口外乃託病不行又私與允禩暗相往來餽送馬匹允禩回書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悖亂已極允禩又私行禳禱將雍正新君字樣連寫入疏文之內甚屬不敬蓋由允禩等私結黨援牢不可破朕若一經訊詰則國法難容朕居心寬大不忍爲此務欲保全骨肉不事深求仰體皇考之心爲心也阿靈阿鄂倫岱二人原係允禩等之黨首罪惡至重從前懷毒逞奸上費皇考無限慈懷屢干聖怒當日因允禩得罪在遙亭地方將伊門下太監審訊供云阿靈阿鄂倫岱乃我主子之黨問此二人便知彼時阿靈阿鄂倫岱在旁無言可辨顏色改變但隨口枝梧抵飾豈能欺君父與眾耳目乎戊子年拏問允禩既而寬赦次年春皇考從霸州回鑾自行宮啓行至南紅門言及鄂倫岱等結黨之事皇考震怒沿途切責鄂倫岱行至三十里而聖怒未解鄂倫岱悍然不知畏懼亦無一毫愛君之心朕在旁悚惕不安向妻徵額云聖躬初愈今又震怒於風沙中行三十里若少頃聖駕出又復動怒爾先行奏勸我當隨同奏懇及聖駕出而鄂倫岱仍悍然向前迎立以觸聖怒致皇考復嚴加切責妻徵額進前奏勸朕遂泣奏云皇父聖體初愈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屢煩聖心亂臣賊子自有國法若交與臣下便可卽行誅戮懇奏再三皇考之怒方解又在熱河時皇考聖體違和大臣侍衛等俱請安求瞻仰聖顏惟鄂倫岱並不請安且率同乾清門侍衛等每日較射遊戲鄂倫岱悖惡多端每事干犯聖怒皇考行圍哨鹿時曾悉數其罪令侍衛五哥鞭責之後令其前往邊地料理驛站伊到彼處並不撫恤驛站之人反將驛站事務敗壞致蒙古等不能存活朕卽位後聞知其事特加恩賞賚數萬金另遣員前往料理以甦蒙古之困鄂倫岱種種罪惡俱行寬免從驛站調回仍令爲領侍衛內大臣又爲都統伊之祖父朕皆厚加恩典鄂倫岱並無感激報效之念在朕前並無一語奏謝鄂倫岱引見本旗襲職人員明知罪人之子例不得承襲乃違例帶領引見朕亦寬免其罪伊身爲火器營統領乃於操練兵丁之處並不親到一次去年伊從鄂羅斯回來奏請將蘇尼特爲賊之台吉數人調來京師披甲朕諭以不如仍畱本處交扎薩克王等自能管束令其悔改如不能悔改再依爾等所奏行鄂倫岱並不遵照朕旨乃自行繕寫內有云皇考時調來披甲朕心不忍等語其意以爲皇考欲行之事朕不忍行欲將歸過皇考之名加之於朕也朕有硃批諭旨降與阿爾松阿者令鄂倫岱轉交乃鄂倫岱於乾清門眾人前將朕諭旨擲之於地且極力黨護阿爾松阿將其死罪承認在身此等頑悍之狀有是理乎朕每召諸王大臣等頒發諭旨鄂倫岱從未有一次點首心服前召旗下大臣面諭云近日大臣等辦事將從前積習已改十之七八若再整頓一二年便可全改朕嘗慮向來惡習恐非誅戮一二人不能挽回今看來可不用誅戮矣爲此朕心甚喜諸臣無不點首喜動顏色惟鄂倫岱略無喜容

俯首冷笑昨因辦理旗下之事在眾人前將一原當侍衛之人問鄂倫岱鄂倫岱並未認識妄奏云此人平常朕責以欺罔鄂倫岱奏云我信口回奏含忿搖頭故激朕怒由此觀之總因伊私相依附之人未遂其願故將怨望 皇考之心懸望於朕鄂倫岱之罪與阿靈阿等雖置極典不足以蔽其辜朕念係 皇祖妣 皇妣之戚其父又經陣亡不忍加誅從寬發往奉天令與阿爾松阿一同居住伊既遠離京師庶不至遇事生波煽惑朝政嗣後大小臣工若有怙惡不悛暗附其黨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伊等黨援解散無附會濟惡之人正所以曲爲保全之計總之朕兄弟中積習沈痼既不能嚮之以威使其悛改而加意施恩又終不能使之感化朕衷深爲抱愧不過竭盡朕之心力曉諭內外臣工令伊等不能爲害於國家若必盡按根株朕心實有所不忍甯可使天下後世議 皇考及朕優容寬斷過於姑息耳不得議 皇考與朕見不及也朕種種苦心 上天垂鑒 皇考在 天之靈照察惟欲爾等滿漢文武大臣共知朕心天下後世亦共知朕心耳○以李周望爲禮部尙書由戶部左侍郎遷○是月免吳江等四縣雍正二年水災額賦

三月辛丑裁江南掌印都司一○壬寅轉蔣廷錫爲戶部左侍郎以吳士玉爲戶部右侍郎仍兼內閣學士裏行○癸卯諭吏部科道之有外轉向屬降用是以令其將科道原銜帶於新任前御史陳時夏越分奏事朕曾嚴飭今河南管河道給事中陳世倌係專管錢糧工程之員在副總河嵇曾筠處甚是掣肘於緊要工程所需物料不卽給發價銀以致遲誤去歲江南撥到河兵三月不給兵餉河道近省尙屬易知他省所用道員尙恃科道職銜抗違上司亦未可定朕用人行政豈可令上下不遵定分乎除新用許容柯喬年陸賜書三人仍帶科道職銜外其餘兼料道銜之各道員各該督撫問情願不兼科道銜在道員效力者畱任其有不願在道員者仍調回原任再陝西洮岷道單疇書去年總督年羹堯陛見時奏伊才力不及操守不廉朕看此人老成端謹必係迎合年羹堯之所致單疇書辦事才情或有不及斷非操守不廉之人著調回以卿員用○乙巳都察院參奏修造 太祖

世祖 神牌管工部事廉親王允禩草率不敬應將允禩並堂司官按律治罪 上召入大學士九卿等諭曰 祖宗神牌甚大允禩僣稱止查看 太廟 奉先殿所修 神牌至他處 神牌修造時並未查看伊乃承辦工部事務理應俱行親往

看造乃漫不經心止交與司官草率從事以致修造時日未久遂至漆流字漫且允禩並非思慮不到不能辦事之人特有意草率欲陷朕以不敬之名耳又聞伊欲卸罪於司官將已給之口供復行撤回此罪名不但司官難以承當即允禩又可以承當乎朕既欲寬伊罪惟有躬自引罪而已據爾等奏稱康熙三十七年 天壇配享 神牌 皇考特諭佛保監督內府工匠修造彼時允禩未將舊例查奏朕在諒陰之中心神恍惚未及周詳是朕疏忽之過也今 神牌應如何敬謹修造之處大學士會同九卿確議具奏再各處 壇 廟所供 神牌著太常寺堂官前往敬謹閱視如有應修之處一併議奏尋議見據太常寺敬謹瞻視祈穀壇神牌有塌陷裂縫之處相應重新修理 天壇 地壇 太廟 奉先殿神牌微有脫金落青應黏補修理請於 天壇 祈穀壇派

工部內務府司官二員 地壇派司官二員 太廟 奉先殿派司官二員各督率修理其興工告竣日期交與欽天監選擇敬啟

神牌並修完供奉之儀令禮部照例辦理從之○兵部議准川陝總督年羹堯奏桌子墓子等山爲匪類潛匿之所相度形勢惟

他拉渡川東通莊浪西通刀林又仙米寺四圍之山林木叢茂盜賊俱由此路出沒應於他拉渡川有水之地設立遊擊一千總一

把總二馬步兵五百名卽請移涼州高古城遊擊等員調兵駐防仙米寺應設立守備把總各一馬步兵三百名請卽移高溝堡守

備黑松堡把總調兵駐防從之○裁直隸延慶衛守備一梁城所千總一保定左所教習訓導千總各一改天津衛爲州設立知州

一改衛經歷爲吏目教授爲學正○丁未以河南陽武封邱中牟三縣兩被水災後元氣未復命侍郎托時蘭往會同田文鏡查勘

新舊錢糧應徵免確實定議○裁湖北掌印都司及都司經歷各一○準噶爾厄魯特台吉策妄阿喇布坦遣使臣博洛胡爾哈

進表貢獻方物賞賚如例○戊申諭大學士等前聞南坪壩番人聚眾梗化朕料其必有起釁之由曾降諭旨令提督岳鍾琪查奏

今據摺奏叛番懼罪逃散拏獲起事首惡喇嘛番子拔那等九名其餘脅從逃匿者見在陸續投誠數日可以安輯此事實因石泉

營守備孟繼先魚肉番人縱兵騷擾茂州知州邊鴻烈擅作威福因修城苛虐番人以致伊等憤激殺傷兵民等語番人敢行悖逆

自有憲典至守備知州等既有苛刻激成之由必須審出實情分別治罪以申國家之法以服番眾之心著刑部侍郎黃炳前往審

理○謝賜履緣事降調以梁文科爲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知選○吏部議准直隸總督李維鈞奏直隸向年未設藩臬兩司改通永天津

霸昌大名口北五道俱挂山西山東河南等布按二司銜今直隸守巡二道既改爲布按二司其五道等俱應改直隸布按二司銜

從之○添設福建臺灣府新設彰化縣儒學教諭一改諸羅縣羅漢門地方歸臺灣縣轄○設安徽提督學政○辛亥諸王宗室等

以建立宗學具摺謝恩 上召入乾清宮諭曰書云以親九族九族既睦爾等宗室之內自應和協彼此保護骨肉之親豈可相爲

仇敵乎朕在藩邸時雖知宗室禍習但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朕今卽位教育愛護宗室

俱係朕躬職分之事前朕議處蘇努吳爾占之罪伊等並非與朕舊有隙怨祇以骨肉之內彼此傾陷互爲仇敵一有微隙可乘羣

起而攻之則其人何所容身乎今我宗室內互相仇陷之習皆由蘇努所致凡仇當解不當結所謂九世之仇必報者指敵國言之

爾非言宗族骨肉也以骨肉而信下人無影響之言彼此視爲仇敵反與旁人相親豈非輕重倒置乎今朕宗室僅千餘人尚不及

十佐領人數若如此互相傾陷何所底止朕甚惜之望爾等習爲善人爾宗室內不但同心協力報效國家之人爲朕所深眷止安

靜守分不干法紀之人卽在朕眷注之中若妄行犯法朕必照例處分豈可望朕之寬宥乎爾等爲立宗學之故謝恩如以朕設立

此學果爲有益爾諸王宗室之子弟或在家延師讀書亦可或勞其身心閱歷世務令入宗學中讀書亦可惟令教習等嚴加訓誨

爾等又時加約束自可望其成就若爾輩祖護己子反怨教誨之人何由望其成立耶爾輩宗室等聽朕此旨實心奉行各自勉勵

或學習經書或學習武藝宗族骨肉內彼此扶持各守本分無貽羞辱如果學習數年文武兩途有幾人成材則朕心喜悅如獲奇

珍庶此學之設不爲虛矣再宗室子弟之成丁者宜各自勉勵嚮學至於鼓舞振作之勤則在爾宗人府王貝勒公等如數年中各自勤學誠得幾人成立彼時不但爾等謝朕之恩朕且舉行筵宴以誌歡慶總之宗室骨肉之間以和爲貴爾等勉旃○工部奏修理壇廟等處事宜得旨此本內將修理壇廟及修墳立碑等事俱在一處繕寫殊爲不敬便舊式如此亦應更改另行分晰繕寫纔是廉親王並非意見不到之人著查詢具奏○壬子諭領侍衛內大臣等各處俱有其辦事之人如部院則有司官都統則有副都統參領等惟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並未派有其次辦事之人著領侍衛內大臣處每旗派侍衛班領一員侍衛什長二員次於領侍衛內大臣等辦事前鋒統領處派前鋒參領一員前鋒侍衛一員前鋒校二員護軍統領處派護軍參領一員副參領一員護軍校二員次於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辦事若大臣等辦事錯誤將伊等並議處分如此則伊等各勤厥事皆得精心於大臣之前矣此所派之侍衛班領等當差之處仍著照常行走○癸丑命張鴻勳大學士缺俟一月後開列○召入內閣部院諸大臣諭曰大臣之道貴於殫精竭忠事事盡心務求至當爾吏部兵部近又有議罪太重之弊爾等以爲議輕則上必從重不若議重則恩自上出必從寬典此等私心揣度皆係從來積習朕所洞悉何得仍其故智乎如朱綱鉅法一事議以革職因朱綱平日奏摺朕命隆科多代奏故從重議以見避嫌之意盧訓獨奏一事議以革去都統因其同爲兵部堂官故從重議以見不贍徇之意吉當阿於舉行計典時上三旗無卓異之員豈有下五旗皆有可薦之人而上三旗獨無一人可信乎據稱伊等或係出差或派往打圍故未行舉薦夫既有可薦之人獨不可展限補薦乎朕將吉當阿交部議處而該部又謂此必朕欲重處者遂議革職以迎合朕旨夫朕欲褫吉當阿之職何難竟行斥革而必借此一事以從部議乎此等但知行私自便全無公忠爲國之心所當痛加修改者也又如大學士張鵬翮員缺吏部即開列具題請旨朕令內閣確查舊例其初含糊回奏及朕憶皇考加恩李光地有一月後開列之旨內閣始查出檔案請罪當時李光地之事朕在藩邸時即聞人傳頌皇考待大臣恩意周渥不忍遽行開缺以爲盛事爾等豈不聞知且見有檔案而置若罔聞必待朕再四復查詢始具奏請罪是誠何心朕非過於煩瑣欲爾等屢次請罪特欲求其當耳蓋大學士之缺必遲回鄭重以得其人非如他職有一缺出卽有一人可補况皇考加恩閣臣尤爲備至李光地係皇考登極後之進士海歷台輔恩禮優渥至於如此張鵬翮爲皇考之舊大臣朕擢任機衡今加恩乃不如李光地可乎此係皇考非常恩典在新任閣臣及吏部或尙可託詞未經詳查舊檔至如馬齊嵩祝與李光地同時共事之人如此隆恩豈有遺忘不知之理設朕不加意查詢乃於張鵬翮之缺遽著開列補授又將使朕引爲己咎矣此等事皆有關係爾等大臣全不在意豈爾等不盡心辦事抑或爾等才情俱出朕下耶朕但期事之歸於至當非好爲苛求乃不得已也諸大臣其勉之○諭各省督撫等周禮稱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孟子亦言仁政必自經界始疆界所關誠爲至重從來兩省接壤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雲貴川廣等處爲尤甚聞有一省之內各州縣地界亦有不清者每遇命盜等事則互相推諉釀成鹽茶等有利之事則互相爭競甚非

息事甯民之意各省督撫其共矢公心詳細清查如與鄰省地界有不清者卽委本省賢員勘定地皆朕土人皆朕臣此盈彼絀悉在版圖之內無容分視也惟地界或間有難定之處但平心勘畫卽使稍有不協然一定之後久遠得以遵據永無推諉爭競之處於地方大有裨益矣○甲寅諭大學士等應開科道人員俱係科甲出身再考文字亦屬無益今次著於翰林各部院衙門應行開列人員內令各堂官薦舉從前朕於科道中欲用外省道員故將有才幹者選用今外省道員將次用足科道職司言路務擇忠誠爲國直言無隱者方爲稱職如錢廷獻之徒務虛名劉燦之挾仇爲己崔致遠之抗違狂妄此數人皆但知有身而不顧朝廷如此存私之人斷不宜於言責今次薦舉人員內若有此等行爲必將原保舉之人一併究問○諭吏部月選道府州縣等官於地方民生最爲切近與其甄別於既仕之後不若詳慎於未仕之前是以我 皇考特重其事每於月官銓選之後令九卿詹事科道驗看凡有出身不正素行不端之人各將所知據實陳奏九卿等每多瞻徇莫肯抒誠及朕臨御以來屢降明諭務令直陳無隱乃仍循舊習瞻顧懷私係同鄉則畏避嫌怨係別籍又謂不能確知如此殊非慎選官方之道也嗣後月選掣缺之後九卿照例驗看但九卿入少不能周知並令各部院衙門堂司官將所知漢人內有出身不正行止不端者各具密摺於月官考履歷之日至乾清門進呈其有品行素優者亦令密奏若係旗員則令本佐領參領都統副都統亦照此例各具密摺奏聞儻有挾讐誣奏者朕參閱眾論自能洞悉諸臣亦斷不能欺朕也如此則不肯倖進之徒皆知儆畏名器不至濫邀矣○乙卯諭九卿等節行爲風化之首故旌揚盛典歷代崇之朕卽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爲務恩詔中飭令旌表節義嗣又頒發諭旨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採訪每見直省舉報節行俱係民間婦女而營伍中人絕少豈旌典例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與兵丁聲氣渺不相通無由舉報耶嗣後必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行貞烈之婦女盡行舉報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以副朕廣勵風節至意尋議嗣後令直省督撫提鎮學臣宣諭地方文武員弁查明營伍中合例節婦移明教官申報州縣詳請題覈旌表示爲定例從之○丙辰允朱軾請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華亭等縣海塘捍禦潮汐○丁巳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得旨蘇松浮糧常廩 皇考聖懷屢頒諭旨本欲施恩裁減乃彼時大臣以舊額相沿已久國課所關綦重數以不應裁減固執覆奏凡國家大事因革損益必君臣計議畫一始可舉行若 皇考遠取獨斷既非詢謀僉同之意且恐一時減免儻後來國用不足又開議論之端是以從眾議而中止然 聖慈之軫念蘇松誕敷渥澤屢蠲舊欠以紓民力其數較他處爲多是亦與裁減正額無異也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朕仰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正額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正額銀蠲免十五萬兩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朕但願百姓之足時存益下之懷用是特沛恩膏著爲定例俾黎民輕其賦稅官吏易於催科可飭令該地方官知之○追封裕親王廣甯父保壽親王遣官致祭立碑造墳諡曰悼○封喀爾喀札薩克台吉通摩克爲輔國公○浙閩總督覺羅滿保奏臺灣山後七十四社生番歸化○戊午添設河南省河南營參將一改河南營都司爲守備移駐陝州另立陝州

一營添設把總二兵三百四十名分防靈寶閿鄉二縣嵩縣營添把總二分防永甯盧氏二縣汝甯營添把總一兵三十名分防邈平縣○己未禁止直隸道員調用雜職充巡捕官○辛酉川陝總督年羹堯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具本奏賀得旨年羹堯所奏本府字畫潦草且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朕自臨御以來日理萬幾兢兢業業雖不敢謂乾惕之心足以仰承 天貺然敬 天勤民之心時切於中未嘗有一時懈怠此四海所知者今年羹堯既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朕今降旨詰責年羹堯必推託患病係他人代書夫臣子事君必誠必敬陳奏本章縱係他人代書豈有不經目之理觀此則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其謬誤之處斷非無心此本發與年羹堯令其明白回奏○癸亥諭大學士等甘肅巡撫胡期恆朕素不識其人因西海初經平定必得熟悉邊方情形者畀以巡撫之職朕詢問年羹堯伊即薦胡期恆謂可勝任前年羹堯曾薦王景灝求令朕見及王景灝來京朕觀其才具實屬可用是以此番薦舉胡期恆朕亦不疑即用為甘肅巡撫後見揭參金南瑛等七人朕察其情節甚不允協且年羹堯於王景灝則請令朕見於胡期恆則不請令朕見是殆欲借王景灝一人使朕信其言之不誣遂可薦舉胡期恆之類以肆其蒙蔽也今胡期恆來京所奏之言皆屬荒唐悖謬觀其人甚屬卑鄙豈特不稱巡撫即道府之職亦屬有玷著革職甘肅巡撫員缺著將軍岳鍾琪兼理○諭覽年羹堯奏稱委赴南坪築城之知州邊鴻烈守備孟繼先不懂番民欲令寒冬入山砍木且出言恐嚇以致各寨番民驚惶生事曾經一面繕摺奏明一面調兵勦撫等語伊前奏摺內止稱彼處原無城郭今欲築城駐兵喇嘛眾番等不能任意行事是以聚眾離叛並未將邊鴻烈等情由聲明朕降旨查問伊將從前奏摺內全無之事竟稱已於摺內奏明含糊具題或是年羹堯從前有心隱匿具題亦或被屬員欺瞞遂爾蒙混具題之處著年羹堯明白回奏○乙丑莊親王允祿等遵旨將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分別定議具奏得旨廉親王允禩怡親王允祥為人聰明強幹廉潔自矢才具優裕朕深知其能辦大事遭 皇考上賓之日朕心神恍惚恐事有錯誤爰於即位之初命二王贊佐朕躬效力國家總理事務朕倚任二王原無異視也廉親王因不得遂志又以朕疏遠允禩允祿允禔致生怨恨每事煩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惑亂眾心朕為備極焦勞是竟以歷年之煩擾 皇考者又欲以之煩苦朕躬矣怡親王極其敬慎遵守臣節凡朕所交事件竭盡忠誠勤勞辦理三年來佐朕治理之功甚大廉親王種種悖謬之罪朕既盡行寬宥有如怡親王之誠心效力者若不加褒異則將來之宗室諸王為國效力之心必至懈怠矣怡親王著賞一郡王聽王於諸子中指名奏請授封隆科多著賞給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馬齊著賞給拜他喇布勒哈番餘依議○諭大臣等家人互相黨比結為兄弟鑽營請託之處甚多大臣等彼此和洽其請託處固不待言如彼此不睦家人從中或為調停或為激怒千態萬狀各欺其主以圖己利伊主為其所惑不能辨別是非反為家人所用而忘己之利害獲罪敗名不可勝數此朕數年來所深知亦眾人所共知也此等事大有關繫不可不嚴行禁止著交與步軍統領五城官員凡大臣等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延請親友等事

令各稟明家主然後舉行儻有私結黨與約爲兄弟彼此會飲藉以請託事件者卽行嚴拏治罪將此通諭八旗曉諭○命何天培回京口將軍任以張楷爲江蘇巡撫由江西布政使遷○丁卯諭雲貴總督高其倬貴州巡撫王文銓提督趙坤等黔省种苗最爲不法上年三四月間輒敢蟻聚搶奪市集定廣協副將領兵驅逐官兵多被損傷至八月間撫提會調兵丁二千名委員進剿於九月行至番州兵丁強買民物喧鬧罷市暮抵谷蘭地方夜火不戢又復焚燬熟苗五寨以致民苗合圍射傷官兵夫師出以律乃沿途騷擾平民激變熟苗種種強橫何漫無法紀竟至如此且种苗及紅黑諸苗之巢穴附在各州縣者種類不一出沒無常朕意與其有事而加剿撫孰若未事而豫爲計畫黔省文武各官委靡成風匪伊朝夕爾等須大爲整頓身先倡率文自司道以至府州縣衛惟撫恤是務武自鎮協以至參遊備弁惟操練是勤務使民無派累之苦兵無怠玩之習將見各處向化熟苗必皆舉踵企慕擇其頭目中醇良可用者命該管官宣播恩德加以優養俾各愛養所屬以備驅策其有干紀犯科者從而重懲以示警戒不一二年間內地之民莫不感激奮勵已附之夷人胥皆畏威懷惠彼种苗及紅黑諸苗多與漢奸聲氣相通自當俛首帖耳望風惕息猶敢縱肆猖獗乎設有怙惡不悛者亦必審察果係族類眾多稔惡渠魁始遣熟苗頭目先行招撫撫之不從然後行知所在將弁塞其奔逸之路一面命熟苗頭目率伊部落前往勦捕大兵從而繼之自獲全勝所獲牲畜等物卽頒賞熟苗酬其功績將勞效尤著之輩或奏請賜一職銜如是平定一二處則其餘不待招撫而歸誠恐後矣至於直省各員俱有火耗羨餘畀之養廉黔省錢糧額寡耗羨無幾或以養廉不足加派民苗然州縣員缺較他省無多猶易爲設法莫若將各項陋規通盤查清卽以本省之所出還濟本省之公用似屬允協聞自巡撫提鎮及司道等官各有納糧官莊每歲收米千百石至數十石不等府州縣亦間有之此皆國家正賦豈容私行隱占又聞貴陽鎮遠安順普安四處權稅每歲抽收一萬金而報解正項不過數千思南威甯黔西大定畢節等處俱有過往牛馬銅鹽並落地等稅每歲可收至八九千金少亦不下二三千金而報解正項亦不過數百此等府州縣養廉大覺有餘至若鄰勻思州石阡平越獨山麻哈廣順定番安平等處養廉又甚屬不足一省之中而豐歉懸殊安可不爲調劑嗣後爾督撫應將各處稅課逐一清查每歲盈餘若干量留該管官養廉餘者貯庫並將文武各員所占官莊交納之米盡數貯倉閤省錢糧耗羨一總提解合此三項通行會計自巡撫司道以下及府州縣分別銜僻繁簡酌定養廉之數而派與之如此則薄徧均平缺美者無虧空之虞缺苦者亦不至科累民苗上下俱無染指各員咸得奉公盡職矣再者除養廉外量存數千金貯司庫以備犒賞兵丁苗獮之用亦未始非裨益地方之一助也爾等其周思詳議具摺陳奏務令官民兩賴可以永久行之無弊庶幾地方甯輯民苗樂利以副朕懷遠籌邊之至意

朕懷遠籌邊之至意

夏四月戊辰朔諭直隸河南山東督撫朕因兩省接壤之區民人雜處最易藏奸已令直省督撫清理疆界聞曹州西南桃源集地方界聯三省接七縣而離各州縣治又皆遼遠文武兵役巡察難周此處甚爲緊要爾等可差員會勘將如何專委弁員撥兵彈

歷及應歸某省官轄之處會同詳議具奏○己巳吏部議奏原任翰林院檢討董玘以親老乞在籍終養應准其所請俟親終服滿令其來京候補得旨凡人誰無父母爲人子者無不欲其父母常存今欲告請終養疏內聲明親終服滿補用爲人子者聞知何以爲情況該撫舉董玘爲孝廉方正此人雖暫未錄用朕但願伊克盡子職常奉伊親耳似此不仁之語朕不惟不忍降旨亦不忍閱覽將本發回著刪去此段具奏○庚午怡親王允祥奏辭職敘得旨王忠敬勤勞佐朕辦理政事三年以來實多裨益茲因議敘特加封王一子爲郡王以彰國家酬庸之典王其祇遵不必固辭○以何國宗爲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追封關帝三代公爵○辛未安徽巡撫李成龍奏五河縣烈婦白三之妻謝氏逼姦不從刎頸全節應請旌表得旨謝氏因伊夫縱勒通姦守貞自矢終不爲強暴所汚旋即自盡可謂烈婦中之超眾者殊爲可嘉應加恩旌表以敦風化嗣後如有此等烈婦應作何加恩旌表之處一併定議具奏尋奏白三妻謝氏與尋常烈婦不同應照常例增給銀十兩令地方官於墓所建坊鐫列實蹟遣儒學官致祭一次嗣後如有此等超眾節烈婦女俱照此例旌表從之○壬申諭刑部朕每覽所奏罪犯案內多有僧人不法致干憲典者爲僧無清淨心行兇頑事則其非僧也必矣朕嘗覽釋氏之教雖不足爲治世理民之用而空諸色相遺棄榮利有戒定慧之學有貪嗔癡之戒爲說雖多總不出乎寡慾攝心戒惡行善四端爲大要也爲其徒者雖有爲禪爲律爲講爲誦之不同然莫不以四端爲本至於混迹僧徒實乖僧行者飲酒食肉肆爲不法有應付馬流塵頭挂搭闌棍江湖捏怪煉魔潑皮等名色皆敗壞僧教甘爲非法何得稱佛門弟子乎若孽以僧目之則苗莠弗辨涇渭莫分矣朕非爲僧人正其名色蓋覈名實辨是非國家勸懲之法不可忽也爾部行文直省嗣後凡遇緇流犯法須按是何名色之僧人入案呈奏審擬定罪若既稱戒僧有干犯法紀之事必嚴加治罪○裁廣東廣州左衛前衛後衛南海衛東莞所新會所新甯所增城所從化所靖遠衛連州所南雄所韶州所惠州衛河源所龍州所長樂所潮州衛澄海所程鄉所肇慶衛廣甯所興甯所陽春所陽江所神電衛高州所甯川所海南衛萬州所崖州所廣海衛海門所靖海所蓬州所清瀾所並裁掌印都司都司經歷各一○癸酉左都御史尹泰奏定例監察御史試俸一年不稱職者以按察使經歷改補請嗣後一年限滿未能深信者再試一年庶賢否可以詳察從之○丙子諭議政王大臣等策妄阿喇布坦來求吐魯番之地曾諭將從前內附爲首者令其遷入內地今將軍穆克登奏言吐魯番處共有一萬餘人若但遷首領數人而不遷其所屬之人則伊等生計必致艱難且伊所屬之內願移入內者不下四五千人等語朕思瓜州沙州地方甚寬亦必用人耕種若有願移者即在此居住給與一二養贍令其耕種羅卜腦兒地方亦照吐魯番例有願移來者亦隨爲首之人一併移來不願者仍畱本處著議奏尋議歸順之回子若再給與策妄阿喇布坦恐致擾累所以願移者甚眾應令其在布隆吉爾地方沙州瓜州等處種地其建立村莊養贍之處行文將軍富甯安等詳議辦理再羅卜腦兒回子皆水居打魚爲生此內有願陸居爲生者請照吐魯番例一併移來從之○丁丑諭大學士等怡親王恪恭盡職夙夜匪懈贊襄國政披瀝忠誠朕念茲勤勞特加封王一子爲郡王以昭酬庸之典遇王具疏懇

辭及見朕時復再三陳奏情辭諄切出於至誠朕亦難強姑允其請以成謙讓之美○戊寅諭大學士等天人相感之理至微而實至顯凡人果實盡誠敬自能上格 天心人君受 天眷命日鑒在茲其感通爲尤捷朕自臨御以來敬 天之心夙夜儆惕凡水旱災祲皆 上天譴責朕躬特示儆戒內省身心之過愆外考政治之闕失務期電勉以回 天意用是上承 帝鑒以求輒應如

今年三月十六日覽署山西巡撫伊都立摺奏如平陽地方三春少雨朕懷甚爲憂慮祇告神明齋心虔禱續據伊都立奏報於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得雨霑足三月二十九日覽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摺知開封一帶地方亢旱朕於四月初一日禱於神明竭誠致

敬刻不敢懈昨田文鏡奏報初三日開封四境果得時雨可見天人感通之理捷於影響益覺可畏可懼而不敢纖毫疏忽也但恐督撫大吏於地方水旱之事不速行奏聞則朕無從省戒以挽 天心致使旱潦成災閭閻受困此則地方大吏隱蔽之咎也嗣後督撫等於地方偶有水旱之事即據實速奏庶朕可及時修省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勤求民隱勿徒爲祝禱之虛文以飾愚氓

之觀聽朕此旨並非自謂精誠昭格欲以誇示於眾蓋實有見於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呼吸可通有善天即降福則有過天亦必降

罰惟有兢兢業業時存戒懼盡人事以仰邀 天鑒願日與諸臣交爲勉勵而已○李鳳翥緣事降調以年希堯爲工部右侍郎

東巡撫○裁江西掌印都司一○己卯諭大學士等近來年羹堯妄舉胡愷恆爲巡撫妄參金南瑛等員騷擾南坪寨番民詞意支飾

含糊具奏又將青海蒙古饑饉隱匿不報此等事件不可枚舉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係自恃己功故爲怠玩或係誅戮過多致

此昏憤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陝總督之任朕觀年羹堯於兵丁尙能操練著調補浙江杭州將軍川陝總督印務著舊威將軍甘

肅提督兼理巡撫事岳鍾琪速赴西安署理其撫遠大將軍印著齎送來京舊威將軍印如無用處亦著齎送來京○調石文焯爲

甘肅巡撫以圖理琛署西安巡撫

由布政使署○以楊文乾爲廣東巡撫黃焜爲河南布政使費金吾爲陝西按察使

由江西糧道遷○禮部疏奏直省督撫將軍提鎮題奏事件本式會典原有定例應畫一今直省題奏同屬一事任意參差與例不合嗣後一切錢糧刑名

兵馬及地方民務所關公事皆用有印題本其本身事件俱用奏本不准用印如有違式者通政使司查參交部議處從之○遣內

閣學士眾佛保副都統查史等往準噶爾敕諭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日前歲台吉遣使根頓陳奏情詞恭順朕實嘉之曾遣

使答諭今覽爾使傳洛胡爾哈齊奏及口奏之詞知爾仰副朕旨欲永息兵戈共修和好興教逸民出自誠心朕甚欣慰願欲修和

好不可不計久遠議定疆界以杜爭端乃垂久之道也朕去歲遣使與爾定議疆界大概以阿爾泰山嶺爲界原未實指地名今

爾奏稱以唐努山陰之克木可穆齊克地方爲詞又有哈噶斯地方係喀爾喀厄魯特之界哲爾格西拉胡魯蘇地方係會集之所

哈濟爾地方係索林齊居住等語此爾但陳奏其故並未執意爭求應毋庸議外今姑以科布多烏蘭古木等處言之喀爾喀厄魯

特未構兵時原混雜住牧今喀爾喀西境直抵阿爾泰山嶺築城種地自唐努山陰之克木可穆齊克至博木地方見有軍容旺布

博貝吳梁海居住今定疆界自紅郭壘至阿爾泰哈道里嶺此千里內所有巴斯庫斯索羅斯畢漢哈屯阿爾古特阿爾坦腦兒等

處爲爾疆界自哈道里以及克木之博木地方爲我疆界自哈道里以南田山嶺至額爾齊斯西邊自厄隆古布拉克拜塔克再抵烏爾圖蘇羅卜腦兒噶斯地方卽係沙磧應自克野以南定爲我國疆界朕爲元后統一寰宇爾所請可行無不允豈爲慕爾廢地致啓爭論不過欲明定疆界永結和好耳爾又奏稱爾使臣貿易之人若由內地往來途遠勞苦請由喀爾喀地方行走朕今照爾所請但人數不可過三百耳嗣後惟當不渝前好以信爲本普濟蒼生爾其思之特諭○庚辰諭盛京將軍滿漢大臣大凌河副都統眾城守尉等邇來盛京諸事廢風俗日流日下朕前祭陵時見盛京城內酒肆幾千家平素但以演戲飲酒爲事稍有能幹者俱於人護內謀利官員等亦不以公務爲事衙門內行走者甚少其聚會往來不過彼此相讀食祭肉嬉戲而已司官竟有終年不一至衙門者堂官亦置若罔聞坐台之人看守邊口俱係關東人伊等雖有押送罪人之差而當兵者全無當兵之實爲官者亦無爲官之道朕深知此等陋習雖降諭旨數次竟不悛改因將將軍大臣內不及者革退另簡爾等補授爾等雖係新任但能留心細訪卽便知之應將盛京陋習極力整飭令其悛改復還滿洲舊日儉樸風俗勤學騎射武藝若有惡亂之人卽加重處以儆其餘將軍大臣其欽遵朕旨與下屬官員同心協力各自勉力改從前陋習再盛京地方乃本朝勦業之地關繫甚重爾等將聚集惡亂之人不時稽查應逐去者作速逐出境外大臣等若仍相推諉不實心效方朕訪聞治罪之時勿復怨悔○兵部議覆雲貴總督高其倬條奏苗疆事宜一定廣頒苗已經擒獲請於西孟地方撥定廣營千總一兵一百名駐紮彈壓又定廣一帶路通廣西泗城土府請於青藤斷杉樹二處設立塘汛護衛行人一廣順州所屬之長寨者貢同筒焦山安順府所屬之十三枝普定縣所屬之五枝及白老虎等處苗民宜添設官兵彈壓查大定一鎮所防僅一州之地請改爲一協祇留左右二營以左營兼管中營帶兵一千名防守大定裁中營遊擊一移中營守備一千把總各一兵四百五十名分防長寨等處移把總一帶兵五十名分防羊城里統歸定廣副將轄再於平遠協分千總一帶兵一百名防守白老虎一帶地方至都勻府屬之獨山州境接廣西之南丹土州苗俗尤爲頑劣應於通省抽兵二百名移都勻守備一帶領駐防一黔省境接川楚姦棍頑苗互相勾結販賣入口一事最爲地方之害請嗣後定例地方官於一年內有能拏獲積棍頑苗者計人數分別議敘儻不能查緝爲別處官弁拏獲者亦計人數降革至窩藏護送及牽合之人亦分別嚴加懲治其外省客民有買貧民子女者令報官用印亦不許買至四五人違者仍照輿販例治罪一黔省與楚蜀滇粵接壤多苗苗互相殺劫之事請嗣後定例夷人越界未曾爲非者仍拏送本省如係越境偷搶及助人讎殺者卽在拏獲之省審明發落又黔省有拏白放黑之習如被人劫殺力不能報復將無干之家奪其人口牛馬並插冤單令爲報復如不能代其報復則勒索銀兩取贖請嗣後定例照應得之罪加一等究擬一土司貧苦往往將所管有糧之田作爲無糧之土賣與紳衿商民以致完納無資每至派累苗戶請敕令查覈清楚令各買田之人照例輸納又各土司下設立權目人等應令報明有司凡有事發一併緝捕懲治一黔省地氣潮溼倉米易致霉爛請嗣後將兵米合計共存三年之蓄餘者於青黃不接之時量行減

價平糶以濟民食著爲定例以上六條均應如所請又奏稱黎平一府與楚省五開衛同在一城民苗雜處分隸兩省事權不一請將五開衛改爲一縣歸黎平管理銅鼓衛亦歸併五開則中間古州八萬等苗區皆屬於黔省一切措辦呼應得靈查銅鼓五開二衛歸黔歸楚從前兩省督撫各執一詞應令妥議畫一具題再議得旨高其倬爲人謹慎辦事精細伊所奏之事諒無錯誤五開銅

鼓二衛著照所奏歸黔省管轄餘依議○壬午以福敏爲吏部右侍郎查嗣庭爲禮部左侍郎俱由內閣學士遷○癸未上召諸王貝勒

公大學士九卿及工部官員等入諭曰朕向見工部所製器械類多粗率是以卽位之後特降諭旨此後細小工作該部卽行置辦

若工作稍大及緊要物件俱先行奏明造成之後奏請差人驗看前因製造兵丁帳房錯誤朕曾降諭旨今製辦阿爾泰兵丁軍器

關繫緊要朕意其必盡心辦理昨製成奏請驗看朕著岑岱來保查閱據二人回奏刀刃無鋼盛有裂縫甲係市買粗鐵所造朕詢

問廉親王伊卽具摺認罪情願賠補夫軍器所關至重朕既屢降諭旨伊又奏請驗看而所製之物並不堅利若此其居心尙可問

乎朕與廉親王允禩分屬君臣誼屬兄弟今觀允禩之於朕則情如水火勢如敵國朕嗣登大位念 皇考付託之重凡用人行政

朝乾夕惕務求至當而廉親王允禩處心積慮必欲自居於是而以不是歸於朕朕自返無愧何必與之較論但朕之是非有關

皇考之得失不得不諄諄辯白也廉親王允禩若背實心任事部務皆所優爲論其才具操守諸大臣無出其右者而其心術之險

詐諸大臣亦無與之比者此惟 皇考暨朕躬深悉之向因允禩乳母之夫雅齊布獲罪正法一案 皇考殊批諭朕眾兄弟有朕

與允禩父子之義已絕之旨允禩曾向朕再三哀懇云若將此旨宣示則允禩實不可以爲人矣朕彼時因將此旨封固交

內閣收貯是朕之所以矜全允禩者如是允禩全不知感恩悔過專務沽取名譽邀結黨與希圖敗壞政事實爲國法所不宥當日

朕召允禩來京允禩奏云皇上如此加恩允禩必然悅服及允禩到京狂悖妄爲允禩又云此我未獲先寄書信於中途曉示之也

觀此等言語則允禩在伊指使之中允禩在京日久允禩何竟無一言規勸令其改過乎朕於諸王大臣前降旨訓誨允禩視諸王

大臣之意頗有以允禩爲屈抑者允禩罪案甚多朕俱加寬宥並未治罪有何屈抑之處爾工部官員等受 皇考數十年教養之

恩當念君臣大義爲朕竭力盡心以圖報稱勿因允禩之甘言詭計爲其所惑允禩故爲小心謹畏於屬員則作噢咻體恤之狀其

心實欲敗壞事務且知朕必能查出將眾人治罪以彰朕之苛刻俾眾人感伊而歸怨於朕其居心大抵如此爾諸王大臣果能悉

知允禩之非則其黨與自然解散允禩果能自知其非幡然改過盡爲弟爲臣之道則朕既得其是允禩亦歸於是豈非朕之深願

乎過而能改則無過矣朕仍望其改悔○諭大學士九卿等前日李鍾義奏稱翰林爲儲材重地自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

每省俱有庶吉士查雍正元年癸卯科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雍正二年甲辰科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湖南

廣西雲南貴州進士俱無館選者請廣儲才之路等語朕卽位之後以培養人材最重翰林故加意詳慎隆科多曾奏稱 聖祖時

館選每省俱有庶吉士所以朕於雍正元年癸卯科館選時試其文義觀其人品於僻遠省分之人亦酌量選取又每歲教習之臣